

明清筆記叢書

墨餘錄

〔清〕毛祥麟撰

版
社

明清筆記叢書

墨

餘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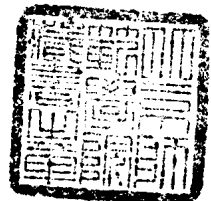
〔清〕毛祥麟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4336



1004336

責任編輯 江建中
封面設計 胡光武

2026/103

明清筆記叢書

墨餘錄

〔清〕毛祥麟 撰

畢萬忱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9 字數 201,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4,000

統一書號: 10186·463 定價: 1.15 元

點校說明

《墨餘錄》十六卷，清毛祥麟撰。祥麟字瑞文，號對山，監生，官浙江候補鹽大使。祥麟生卒年史無明文記載。《墨餘錄》於同治庚午年（一八七〇年）出版時，其婿李曾珂寫的跋中說，是年「先生五十餘」。又，《墨餘錄》卷七《夢證去來》篇，毛氏說其長子北居生於道光甲午年（一八三四年）。由此推斷，祥麟當生於清嘉慶乙亥年（一八一五年）前後。祥麟於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年）重新刪定《墨餘錄》，並寫有說明，附於卷四《方勛化狼》篇後，可見同治末光緒初他尚未謝世。祥麟係上海人，祖籍蘇州。其高祖毛君賢有名諸生間，有《樹桑記》、《愛吾樓詩鈔》行世；其祖父毛東山是學者、詩人，著有《毛詩衍義》、《四書存說》、《音義》、《東山詩鈔》；其父毛雲齡有《析疑室吟草》四卷。祥麟出身於這樣的「詩禮之家」，少承庭訓，成童就傅，即究心經史，鑽研詩文，觀摩稗編散紀。成年後，喜於著述，而不樂仕進，遂於詩文、繪畫、音律、醫術、藥理等方面，皆有較深造詣。毛氏著作豐富，除《墨餘錄》外，尚有《三略彙編》、《史乘探珠》、《事親一得》、《亦可居吟草》、《對山醫話》等書。《墨餘錄》實為毛氏之餘墨。毛氏在《自序》中說：「掇舊聞，徵近事，詭辭異說，匪意橫發，叢篇脞讀，隨意雜施，積久成編，釐為一十六卷，以其餘墨所成，即曰《墨餘錄》。」李曾珂在此書的跋語中也說，先生「既以其餘作詩畫，又以其詩畫之餘，釐成是錄，人意先生之長盡是矣，孰知其為墨之餘耶？」

《墨餘錄》包括筆記文、文言小說兩個部分，而絕大多數爲筆記文。它的内容十分豐富，涉及面極爲廣泛，當時人朱作霖作了如下概括：「或論說詩文，言有資於風雅；或人傳節概，事樂道于搢紳；或謂風土之編，旁徵物產；或志人文之勝，下逮藝流；或隱恤時艱，借作水天閑話；或奇談秘記，重鐫華月新聞；或三拳一指，異述瞿曇；或流水樓鴉，慨生池館。……矧又揮筆空中，馳心域外，恢奇俶詭，纂棧記而如披伯翳之經；光怪陸離，譜機器而如入波斯之藏。」（《墨餘錄叙》）

毛氏主要生活於清道光至同治年間，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其間發生的兩件重大的歷史事件，毛氏都是親身經歷過的。一爲鴉片戰爭，英帝國主義用砲艦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封建王朝的大門，從此，中國逐步淪爲外國資本主義的半殖民地。一爲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這次大革命，雖然被國內的地主階級勾結外國的侵略勢力所鎮壓，但它却從根本上動搖了腐朽的封建統治。《墨餘錄》主要記敘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年間蘇松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風俗等各方面的情况，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了這兩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因此，它爲研究鴉片戰爭後的清王朝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是此書在内容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例如，卷八的《西商租地》記敘租地內「里港紛紜，行人如蟻，華民多設肆於中，鋪戶鱗比，百貨山積」。又說，外商盤剝華民，「溫飽之家遭此盤剝，而赤貧者不知幾凡」。卷一的《土產》指出：「比年因各口通商，洋布甚行，而木棉頓滯，蓋亦一厄」。卷十六《機器局》記錄了同治丙寅李少荃模仿西方建立機器製造工廠的具體情况，《誌泰西機器》及卷三的《摘錄乘楂筆記》，對西方一些國家的機器生產和

各種機器如蒸汽機、紡織機、輪船、火車等的製造過程、構造原理、性能功用、使用方法均作詳備記載，這些資料對於我們了解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以及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歷史都是十分寶貴的。

毛氏在此書中，雖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對洪秀全及其領導的農民革命多致攻擊誣蔑之詞，但他所記載的太平天国革命運動的具體情況，却為我們研究這場偉大的革命鬥爭提供了一些真實的史料。如卷十四的《記癸丑淪陷時事》客觀上反映了農民革命力量的強大；「市廛鄉曲，皆其部居，義勇民團，都結心腹，官儒賊強。」此篇還記敘了上海小刀會起義的前夕，在淪統治者驚恐萬狀、夜深不眠、聚議外逃的情景，於此，我們可看到農民革命是如何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

卷十三《鴉嶺》、《開捐例》、《順天戊午科場案》、卷十五《萬鍾》等篇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科舉制度的黑暗腐朽，指出貪吏猾胥、懷將佞臣是禍國殃民的大蠹。卷十三的《開捐例》、卷十四的《戶捐》記錄了當時的一些經濟情況和人民承擔賦稅的情況。《開捐例》記載同治年間的捐款名目，即有大營軍餉捐、海船捐、絲茶捐、洋藥捐、貨捐、田捐、房租捐等七八種之多。於此，我們可以想見當時人民的艱難困苦生活。

這部書對民風土俗、詩畫藝術、刺綉工藝、醫理藥性、園林建築、自然現象等方面的記載，對於研究民俗學、文藝學、醫藥學、園林建築學等也提供了有益的資料。

《墨餘錄》在清代筆記小說中是較為優秀的一種，除了它的史料價值外，在文學創作上也有可借鑒之處。不論是小說，還是筆記文，就其多數篇章講，都有這樣的特點：敘事清楚，說理透闢，描寫生

動，形象鮮明，語言優美，富有感染力。《墨餘錄》在當時以及後世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清末學者平步青在《安越堂外集》裏說，《墨餘錄》「一二豔異事，雖未克方駕留仙，與《耳食錄》堪伯仲也」。並說此書中的有些故事，還被搬上了戲劇舞臺。

這部書除了有一些篇章對農民起義橫加誣蔑之外，還有些篇章宣揚了封建的倫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思想，這些糟粕都是應該批判的。

《墨餘錄》的版本，據目前看到的，有以下四種：（一）清同治庚午年（一八七〇年）湖州醉六堂吳氏刻本（簡稱庚午本），這是此書最早的刻本，書名為《對山書屋墨餘錄》，十六卷，八冊，有朱作霖的叙、毛氏自序，序後為總目，分卷排列篇名。除少數篇章外，均有朱作霖的眉批和尾批。此刻本問世後，各省翻刻者頗多。我見到的，有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杭州文元堂刻本，其款式、卷數與庚午本同。（二）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年）毛氏重編該書，刪除部分篇章，另增二十餘則，付梓重印，稱毛氏亦可居甲戌定本（簡稱甲戌定本），對此，毛氏有說明附於卷四的《方勵化狼》後。此本與庚午本比較，款式、卷數完全相同，篇目有所刪易，個別篇在文字上也有差異，如卷十二的《雪兒》。另外，甲戌定本字迹清晰，訛脫較少，其增加的篇章在內容上亦比刪去的更為有意義。故甲戌定本較勝於庚午本。

（三）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上海中華文藝社排印本（簡稱中華文藝社本），四卷四冊，此為庚午本的節選本，選篇佔原書總數的五分之四。此後有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上海振民編輯社本，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上海文明書局本，以及《筆記小說大觀》本，均係四卷的節選本的翻印。（四）《香齋

叢書排印本，書名曰《對山餘墨》一卷。係節選本，共選十九篇，所選篇章，在內容上糟粕較多，其中誣蔑農民起義的就有四篇，餘亦多宣傳封建迷信思想。

此次《墨餘錄》的整理，選擇甲戌定本為底本，以庚午本作對校，同時用中華文藝社本、《筆記小說大觀》本等幾種本子參校。凡屬訛誤，或有版本可據，或可作出正確判斷者，均出校改正；凡係明顯的版刻錯誤及古體、異體字等，則逕改不出校；凡底本正確，其他版本訛誤者一般亦不出校。

限於個人的學力，此書在標點和校勘方面，錯誤疏失之處，實所難免，切望讀者指正。

畢萬忱

一九八二年四月

叙

聞之：譚天有漏，石銘嫺女之爐，鑄月難圓，玉碾剛仙之斧。華嶽勒天神之字，韓吃摘文；岷嶓樹王母之眉，竹書表異。自書焚秦始，羽陵之祕笈俱灰；逮官設虞初，委巷之瑣言畢錄。是即楚謠漢風，篇非一格；而凡魏製晉造，理自同途。南朝新語，劉義慶《世說》爭傳；北地豐碑，溫子昇辨才無礙。迄乎三唐，兼權六代，時則人懷和璧，家握隨珠。寫楚豔則湘浦蘭愁，補《齊諧》而秋墳鬼唱。上窮委宛，恰能奄有所長；下逮宋元，僉曰於斯爲盛。第原說部之正宗，實屬史家之外乘。苟非古尺工量，智珠善記，效技著顧家之目，希聖獎一體之稱，正恐死坐書城，灰線之殘編枉壓；活埋文塚，元亭之難字徒燒。夫豈能鉤致物情，刻雕事理，窮新奇於宙合，供斟酌於謨觴乎？

對山毛丈，世籍吳中，祖遷滬上。羨天才之敏妙，仰族望之通明，方勝衣即解對楊梅，甫成童而工題芍藥。八音協律，曲記李暮；三品談詩，名齊高適。徒以文園之善病，姑安杜陵之布衣。復因侍疾於椿庭，得漸汲華於橘井，悉聞《靈》、《蘭》之典，幾成文杏之林。布遠水遙岑之體勢，王右丞洵是畫師；審七表八裏之機宜，張子和詎非儒者。洎思捧檄以娛親，乃始出疆而載貲；克攬燕臺之勝，旋探禹穴之奇。脚靴手板，嘗需次於武林；亭戶牢盆，冀分司夫禹策。何圖展禽之筮仕，偏同潘岳之居閒？借曰未能，奚事望塵而下拜；不如歸去，因姑拂袖以言旋。未幾而銅馬嘶風，鴉軍捲地。在昔波臣阻命，曾

翻碧海狂瀾，者回山賊竊興，復肆赤眉餘毒。處士遭亂離之會，嘆轉徙之頻仍；文人生戎馬之中，幾流離而失所。茲幸泰運重逢，殊惜歲華已邁。鑒盡欽奇之氣，江山半助牢愁；惟留文字之緣，雅俗胥供陶寫。乍喜門無雜客，還欣家有傳書。長君酉厄，香芹遞擷於次公；貳室寅賓，仙桂高攀夫快婿。羣從之英華煥發，顧而樂之；文孫之才調翩翩，心乎愛矣。宜其歌琴賦酒，付事業於兒曹；說有談空，讓婆娑於老子。爾乃挹豪奏古，削簡傳今，壹意冥搜，問書蛇門，沖襟遐訪，默驗狐祥。或論涉詩文，言有資于風雅；或人傳節概，事樂於縉紳；或爲風土之編，旁徵物產；或誌人文之勝，下逮藝流；或隱恤時艱，借作水天閑話；或奇探秘記，重鑄華月新聞，或三拳一指，異述瞿曇；或流水棲鴉，慨生池館。至存零墨於友生，佛緣廣結；等肉死人之白骨，文福深培。矧又擲筆空中，馳心域外。恢奇俶詭，纂述記而如披伯翳之經；光怪陸離，譜機器而如入波斯之藏。豈僅漆園小吏，床頭之蝴蝶迷離；管氏夫人，硯裏之鴛鴦宛轉。外此細流不擇，兼聽則明，總色聲香味以俱陳，含怒罵笑嬉而共集。陸鴻漸茶煙一榻，儘多快帖之鈔；管公明米汁三升，不盡愁囊之買。比孝先之便腹，典則俱在目前；同匡鼎之解頤，曲折移之紙上。橫禿襟而刪潤，羨老興之淋漓。夫惟性情所契，未能忘言；以故筆墨有靈，亦驚知己。茲已簪花作蜜，鍊汞成丹，若在蕭齋，也登上選；頓令汲郡，又出新編。此《墨餘錄》一書之所由成也。

夫人以剪水之才，副藏山之業。碧雞金馬，錄外傳於武皇；黃竹白雲，奏清謠於穆滿。段家之編成《雜俎》，洪氏則志有《夷堅》。試由漢魏以迄元明，幾充棟梁而汗牛馬。究其流弊之滋，約有數端

之失。君試登夫史席，僕還畢其琴言。竊維文章易作，洗伐宜深。設令花柳耽言，閨幃昵說，語不嫌於嫵褻，文常背夫雅馴。記事多子貢三桃，要以雜佩；言情盡丁娘十索，豔動香奩。牝牡文成，累牘載《求凰》之唱；雌雄留配，連篇鈔《控鶴》之傳。徵詞子於唐宮，摹《祕辛》於漢世。不盡文人之輕薄，宜呵秀老之泥犁。若是者失在浮而豔，其或侈述蛇神，習談牛鬼，非狐即魅，公子憑虛，成佛昇仙，先生烏有。造空中之樓閣，酒熟逡巡；幻海上之雲霞，花開頃刻。惟其喜新厭故，致盡虛無悠謬之譚，苟非眩異矜奇，何多怪力亂神之事？縱堪妄聽，未免無稽。若是者失在夸而誕。又或意殊鏗薄，語涉譏彈。毛舉前賢之失，見事生風；厚誣當代之人，直言不諱。《碧雲騷》顛倒是非，《公孫龍》華離黑白。在彼杼投曾母，疑亦有因；要其村唱中郎，事終鮮據。而謗書一布，累德難辭。徒供斯世之談諧，大異吾人之忠厚。若是者又失之刻而佻。至於是錄之傳，足證立心之遠。事必期於得實，言亦不至無文。固知魚躍鸞飛，未離真趣；想見風來月到，別有天懷。又非有戀於身後之名，正恐虛嘔是心頭之血，因特衰交下走，囑爲編摩。

霖學同刻鵠，才謝雕龍。幸少作之見收，嘆賞音其有幾。孔北海亦知劉備，感莫能名；莊南華得遇惠施，樂真無極。久蒙誣諉，曾爲全豹之窺；何靳掄揚，合有枝梅之寄。矧自十歲行文，半生食字，篤嗜比齊王之鷄臠，襲續同薛子之狐裘。合如大將麾幢，羽檄甫馳而即至。方謂名王甌脫，靴尖踢倒以何難？而無如年隨水逝，境與心違。黃甲看人，訝江花之早謝；青氍還我，問郭錦其安施。酒待闌而酬酢疏，樹經霜而枝葉脫。以故屢催未應，既負諾以經年；擬作難工，復含豪而彌日。屬將

付之手民，含盛宣茲腹稿。且負書眉之誦，奚辭著藁之譏！爰草千言，問字索三縑其可值？勉成斯序，愧珠穿九曲而未能。統覽行飛寶唾，倍仰君才；自嫌篇續華貂，徒增予拙。行見不脛而走，無翼還飛。雜之蠹簡，祇愁丁甲之潛搜；載入鷄林，深恐蛟龍之戲攫云。

同治庚午端陽日，世侄南匯雨蒼甫朱作霖拜譔。

自序

余少承庭訓，成童就傅，即知向學。自經史書、前賢詩文等集外，諸如《虞初》所掌稗編散紀，亦嘗棄篋助觀摩。繼因善病，多間斷，弗克竟業。然自輟業以至於今，又未嘗一日不觀書。今且垂垂老矣！竊維古有三不朽，言與功、德並稱。我人生當盛世，上之既未克志道據德，分聖賢之席；次亦不著名朝籍，爲國家建非常之功。幸曾讀書解文義，異於土木形骸。而仍不克以言自見，將所謂生無益於時，歿無聞於後者，有志之士，宜何如感奮也！雖然裁衣者必相體，行遠者必計程，言獨可以漫見識？是故訓纂之言，經生事也，非所學。志傳之言，史臣筆也，非所職。古文品高，慮難企及。詞令體纖，藏於俯就。若夫詩以言志，賦列九能，私心固嘗好之，而又恐風雲月露，譏切通人。即不然而稽古，作家林立，豈遽許列附庸？下此令甲所垂，則惟志科名者或有取焉，以僕散材，實不暇及，且世之攻此者亦多矣，乃竭其精能，適供覆瓿燒薪之用也，抑何憊也？然則即以言論，亦必審夫力之所及，與夫分之所宜，然後坦然出之，而庶可無歉。今夫小說九百，昉自《西京》，其製通雅俗，互莊諧，雖於藝文無當，而自典章法度，迄於動植飛潛，曲狀幽陰，旁通術藝，諸凡人事之短長，世變之太小，無不載，亦無不宜。其或筆削奸諛，發揮忠節，言情紀事，秩然有經。蓋淺之而僅爲說部者，深源又具有史裁。因嘗自審，余苟欲以言見，斯誠心好而願學焉。憶昔宦游越中，未幾以疾歸。繼又

時方多故，仕志漸灰。而我滬自道光壬寅，後越咸豐之癸丑，暨庚申、辛酉，屢經兵燹。故余亦數遷其家，船唇馬足，耗盡壯心。近雖復睹昇平，而歲華已邁，志趣愈恬。惟當晝長飯飽，絃詩讀畫之餘，苦無所事，因輒就未乾之硯，掇舊聞，徵近事，僂辭異說，匪意橫發，叢篇臚牘，隨變雜施，積久成編，釐爲一十六卷，以其餘墨所成，即曰《墨餘錄》。生是滬人，宜多滬事，頻罹寇亂，因屢言之。至凡殊俗奇製之登，亦以海舶所湊，聞見較多且審，故得彙爲家言。初哂塊然衰翁，無聊閑話，惟於豆棚瓜架間，新野老之聽焉耳，豈遽擬以問世？然而情之所寄，敝帚亦珍。矧當茲文治光昭，譬若鳳翔千仞，鶴唳九皋，既各出其和聲逸響，鳴盛一時矣，而下及候蟲時鳥，亦復自爲鳴躍。可已不已者，夫非爲化機元氣所鼓動，於天而弗及知乎？是錄之成，殆無以異，則固不必計其鳴之善否而始出矣。將開錄，我友兩蒼朱君又以書來勸鋟。其略曰：文至司馬子長、韓退之、柳子厚、蘇子瞻至矣。遷史粉澤大猷，而書《封禪》、《傳》、《倉公》，又未嘗不元黃稗說。若韓、柳之《圻者》、《梓人》、《毛穎傳》、《捕蛇說》等，或有所寄託，或出以游戲，要皆不拘常格。而東坡《志林》，尤挂人口。此正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君之《餘墨》，實與相近。我將使剗氏刪氏來竟其事。幸無卑紀事者，必衷於是，亦無小善，讀者能見其大云。余既得書，意愈決，遂以其副受手民，不特取便於有道之正也，亦以見區區之心，初不願與草木同腐。則雖稗編散紀，無足觀摩，將共爲覆瓿燒薪之用，而志猶可取。博雅君子，或終憫其

墨餘錄總目

卷之一

丁祭盛儀	一
五星聚奎	二
九老會	二
記龍門書院	三
廣方言館	五
滋榛泉	七
土產	八
顯微鏡	一一
韓佩華歛母尸記	一二
金唱	一三
瞿松濤傳	一四

瀘城火藥局災	一六
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	一七
徐何辨症	二〇
夢譚畫理	二三
趙枚	二三
錢鶴皋	二五
匠工壓勝	二七
賈畫涉訟	二八
馳馬賭勝	二八
楚才紀盛	三〇
筮建百步橋	三一
雷震東門	三三

卷之三

雞翻生爪	三	瞿霆發大度	五
戒煙良方	三	流星俗忌	五
狐仙驅賊	三	記曹雲西逸事	五
樞星門夜鳴	三	聞異瘳疾	五
墓穴前定	三	花會	五
大雪	三	食德祠	五
陳箍桶	三	方勛化狼	五
海鳥占風	三	拍賣	五
摘錄《乘槎筆記》	三	西蘭島珠	五
西商異物	四	倪癡	六
巨蠅螻	四	華爾	六
上邑城隍神記	四	張阿寶	六
地耗	四	錢唐一葉清	六
風水惑人	四	異鳥	六
夜游秦淮記	五	無芒鰕	六
		掘藏	六

封葵……………六五

卷之五

眠雲山人……………六七

鄧尉觀梅……………六八

孀妹殊遇……………六九

卷之六

南海生……………七二

程序伯零墨摘存五則……………八三

藝蘭說……………八三

沈君烈……………八四

伊密之……………八五

箭庵夢隱記……………八七

栗毓美……………八八

石幢……………八九

邑厲壇……………九〇

河豚毒人……………九〇

膽巴僧口給……………九一

乩仙有驗有不驗……………九二

名針賽社圖……………九三

騙術……………九三

歌蛇……………九五

燕客……………九五

奸商通盜……………九七

淫祠……………九七

露香園顧繡……………九八

一夢三十年……………九八

卷之七

大宜公遺事……………一〇三

風月談資……………一〇四

九峯結脈……………一〇五

夢證去來……………一〇五

雷擊公廨……………一〇七